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努尔人

[英]E.E.埃文思-普里查德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努 尔 人

— 对一个尼罗特人群
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

(修订译本)

[英] E.E.埃文思 - 普里查德 著

褚建芳 译

商 務 中 書 館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英)E. E. 埃文思-普里查德著;褚建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12742-4

I. ①努… II. ①E… ②褚… III. ①少数民族—部落—社会生活—研究—苏丹 ②少数民族—部落—政治制度—研究—苏丹 IV. ①K412.8 ②D74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220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努 尔 人

——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

(修订译本)

[英] E. E. 埃文思-普里查德 著

褚建芳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742-4

2017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1/4

定价:38.00元

E. E. Evans-Pritchard

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40.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译本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9 年本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13 年年底已先后分十四辑印行名著 600 种。现继续编印第十五辑。到 2015 年年底出版至 65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5 年 3 月

分与合的政治变奏曲(代译序)

赵旭东^①

《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一书为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1902—1973)的成名之作^②,此书最初是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牛津大学是他教书和从事研究的地方,而人类学的“牛津学派”也是因这位人类学家的名字而受人瞩目的。这本书自1940年出版,迄今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但牛津大学出版社仍旧在不断地再版重印,足见其影响之大。这种影响当然不仅是在社会人类学这个学科之内,它还超出了这个学科而影响到了政治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

在英国传统的结构功能论人类学中,埃文思-普里查德总是以一位叛逆者的身份出现。他虽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却经常讥讽其老师一派的理论,而私淑于法国年鉴派的社会学传统。1935年,他在牛津大学初识有着结构功能论人类学鼻祖之称的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从此便转向了法国学派的理

①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② E. E. Evans-Pritchard, 1940, *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论表述。1940年,他曾与另外一位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福蒂斯(Meyer Fortes)共同编辑了一部政治人类学的开创性著作《非洲的政治体系》,此书便是由拉德克里夫-布朗专门写的导言,也为英国的政治人类学的风格定了调子。而在《努尔人》一书中,埃文思-普里查德对裂变制世系群的经典描述背后,实际影射出来的显然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一书的影子,这本法国社会学派的经典之作1893年出了法文版,1933年有了英文版。

关于他所关切的苏丹南部的努尔人,埃文思-普里查德一生为此专门写过三本书,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就是《努尔人》这部书了,其余两部都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分别为《努尔人的亲属制度与婚姻》(1951)以及《努尔人的宗教》(1956)。

—

在《努尔人》这部人类学经典著作中,埃文思-普里查德所要集中讨论的是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力的社会中,秩序如何产生和维持?这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科学家所共同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不单单只有人类学家才会关心。埃文思-普里查德造访的努尔人部落,当时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苏丹的一部分,当时,努尔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刚刚结束。英国殖民者对于殖民地的惯常的统治方式是,维护当地的权威结构不加干预,实行间接统治。

正是这样的殖民政策,使研究当地人的政治制度显得特别必要和有现实的意义。对于苏丹境内的努尔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1885年,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 1844—1885)

领导的一次起义,攻占了苏丹首府喀土穆(Khartoum),英国著名的戈登将军(General Charles “Chinese” Gordon, 1833—1885)亦在此役中毙命,而艾哈迈德的部下坚守这座城池达13年之久。这是一块充满当地人和殖民者矛盾的土地,这个时候人类学家出现了,他们怀揣着殖民政府的资助,声称可以为政府顺利统治出谋划策。他们确实不同于其他的对于当地人狂乱掠夺的学问家,而是以谦卑之心,处处为当地人争得应有的权利,但是不可否认,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殖民统治者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同样,在当时的英-埃苏丹政府的资金资助之下,埃文思-普里查德对尼罗河畔的这个被称之为“努尔人”的人群进行了一项长期并极为详尽的人类学研究。他那时的身份是莱沃霍姆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同时获得了这个研究所的奖助去从事他的实地研究。就像当年的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受到了塞利格曼(C. G. Seligman)夫妇各方面的资助一样,埃文思-普里查德似乎也不例外,在其序言中,他除了叙述自己与他们有着15年的交情之外,还没有忘记提到他们对于他写作这本书的实际帮助和鼓励。显然,塞利格曼夫妇在英国的人类学界属于当之无愧的先驱,即便是在非洲的研究上也不例外,他们对靠近努尔人的施鲁克人(Shilluk)和丁卡人(Dinka)社会的研究成果,显然是这个领域最为基础的读物之一,埃文思-普里查德自然也是其读者之一。^①

^① E. E. Evans-Pritchard, 1940, *The Nuer*, p. vii.

埃文思-普里查德称“努尔人”为一个“勇敢而彬彬有礼的民族”^①，这并非是一位英国绅士的客套之语，而是那种丰厚的对于这个人民的描写，已经使得他油然而生出此敬语。而在这套民族志的描述背后，一个理论家的名字不能不提，那就是1935年秋天，曾经来过中国，并在燕京大学停留讲学两月之久的英国结构功能论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如上所述，他与埃文思-普里查德也是在那一年认识的，在那之后，拉德克里夫-布朗只身来到中国，那时执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吴文藻教授对此有这样一段记述，颇值得引述：

一九三五年秋，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拉得克里夫-布朗 Alfred Radcliffe-Brown 教授，(以下缩写，简称“布朗氏”，)应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之聘，来华讲学，鄙人与之终日相处，先后凡两阅月。谈论辩难之间，大恨相见之晚。^②

中国的社会学界在那样早的时间里，就把这位极为了不起的英国学者请到了中国，不论是像吴先生这样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还是像林耀华、李有义等这样当时崭露头角的学生，大家都济济一堂，聆听这位来自英国的真正大师级的人类学家的教诲，这种情形要想重新复制，在今天已经是很难的事情了。

① E. E. Evans-Pritchard, 1940, *The Nuer*, p. viii.

② 吴文藻, 1936, “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 《社会学界》, 第九卷, 第1页。

二

埃文思-普里查德从不否认,自己的理论思想的来源之一就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塞利格曼教授本人了。正像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序言中专门提及的塞利格曼教授独具慧眼,注意到了他在书中所使用的“园艺”(horticulture)一词而非“农业”(agriculture)的妙处,这一点恰是人类学家的视角才能达致的一种自信,现实的场景无法让一位有着自己思考的人类学家,那么轻易地去接受书斋里的学者为田野的生活随意贴上去的那些带有想象性的各类标签。^①

《努尔人》这本书可以看成是社会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的写作方法外加上英国独特的结构功能论的分析视角的一部集大成之作,不仅文字洗练,且内容极为紧凑,颇似一位驾轻就熟的民族志学者在返回书房之后的沉思之作,此非一般的罗列田野资料的冗长民族志的描述所能真正比拟。我们从这本书的阅读中,不仅了解了那个被称为“努尔人”的族群,而且,还从这种描述中切身体会到了一种人类学的社会结构分析手法独特的魅力所在,它使得人类学的知识积累由此而真正成为了一种可能。

此书细分为六章,就民族志而言,属于专项的民族志,专门集中于社会组织与政治生活的考察,但其所有讨论又绝非就政治而政治,就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背后不断在追问一个社会中其秩序

① E. E. Evans-Pritchard, 1940, *The Nuer*, p. viii.

的基础究竟在哪里？他在暗暗地与霍布斯这位英国现代社会的启示者进行对话，试图以此去说明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其运行的妙不可言。那秩序是深藏于人们的生计(livelihood)之中的。努尔人对于牛的兴趣，显然是其部族生活中极为表面的特征，但恰恰是这表面的特征，作为引子，使得政治秩序的出现成为一种可能，人们的生活实际上是在依靠牛这种动物的生活节奏来进行安排，靠牛的交换来扩大相互的社会连带，也靠牛的赔偿来结束一场争斗，如此便构成了此书第一章的内容，即“对牛的兴趣”。要知道这牛是生态环境中的牛，是逐水草而居的牛，努尔人的生活也因而是追随牛的足迹、在干与湿这两季中间做着一种周期性的摆动。这可能才是人类学家眼中的生态，也是该书第二章所要叙述的核心内容所在。这个生态同时还是具体时间和空间下的生态，是人生活在其中切身感受到的一种时间和空间，它们依旧是由人来加以区分的。这个讨论构成了该书第三章的内容。而后面接下来的三章构成本书中最为重要的讨论，那就是社会组织之中的政治生活。不同于我们很多人所熟悉的在国家这个“利维坦”巨灵约制之下的现代国家，那里的政治体系是一种不受高高在上的外在力量约束的一种体制，埃文思-普里查德将其称为裂变制。这种裂变制又恰恰是建立在一种“世系群体系”(lineage system)的分分合合的动态平衡的基础之上，这些便构成了努尔人社会与政治生活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让我们有机会反省我们的制度存在的非原初性和非唯一性。

这个位于非洲中东部的族群开始与西方人的接触并未早于19世纪中叶，那时，西方的殖民者不仅与当地人的接触“是无足轻

重的”，而且留下的文字记述，也正像埃文思-普里查德所指出的那样，印象是“表面的，甚至有时是失真的”。^① 而后来白人的有关这个地区的报道也都为埃文思-普里查德所专门提及。尽管之前已经有了一些从不同的角度提供的极为有价值的民族志材料，但显然到他去做实地田野研究的时候，这些资料也仅仅局限在一种民族学的材料意义上，对于努尔人的社会生活显然是缺少关注的。埃文思-普里查德恰恰是在这个方面开始了他的独立的人类学探索，并且把政治制度的考察放在了首位，而把努尔人的家庭生活放在了后续描述的位置上，并在后来的一本远不如《努尔人》出名的有关努尔人的婚姻与亲属制度的《努尔人的亲属制度与婚姻》一书中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而《努尔人》一书的核心，恰如作者自己所说，“描述的是一个尼罗特人群获得其生活的方式及其政治制度”。^②

三

这个自称为“纳兹”(Nath)的努尔人群，大约由 20 万的人口组成，并大多分布在尼罗河与索巴特河以及加扎勒河交汇处南侧的沼泽区域以及这些流域所覆盖的开阔的草原地带，而另外一些便是分布在了索巴特河和加扎勒河的各个支流上。就像那个区域的其他非洲部族人的体貌特征一样，他们身体颀长、头颅较窄，与

① E. E. Evans-Pritchard, 1940, *The Nuer*, p. 1.

② 同上书，第 3 页。

邻近的丁卡人极为近似,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文化上的接近,二者共同属于东非文化区,并一起构成了尼罗特人的一个分支,以施鲁克人为代表的说施鲁克语的一些支系,诸如洛人(Luo)、阿努阿克人(Anuak)、兰果人(Lango)等,构成了与努尔人相对的另外一支。^①分化也便由此而展开,并贯穿全书的始终。

在东非的文化类型中,我们首先看到了向下延伸出去的一种分化与对立,即第一级的尼罗河-含米特人(Nilo-Hamites)与尼罗特人(Nilotes)之间的分化和对立,第二级是尼罗特人中的施鲁克-洛人群(Shilluk-Luo group)与努尔-丁卡人群(Nuer-Dinka group)之间的分化和对立,第三级的努尔-丁卡人群中的努尔人与丁卡人之间的分化和对立。这是在一种共同性之下的差异性分化,比如努尔人在很多地方都具有相似性,从体质、语言到风俗,让人无法怀疑他们有着一种共同的起源。至于他们的分化与对立,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但人们并不知其从何起源。但对于这个尼罗河区域的人群来说,这种分化和对立又恰恰是其政治体系的重要基础。但正像埃文思-普里查德所专门强调的,努尔人的政治制度是与其生态环境纠缠在一起的,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契合性。^②

而此种政治与生态的纠缠又是由人来连接起来的。人群的分化与整合,不仅是生态的结果,还是政治制度的根源。人群的范围有大有小,它可以被称为部落,部落又会分化成为裂变支(segments),还可以称此为氏族,氏族又有其世系群(lineages)以及年

① E. E. Evans-Pritchard, 1940, *The Nuer*, p. 3.

② 同上书,第4页。

龄组(age-sets)。这样的分分合合的形态构成了埃文思-普里查德对努尔人政治生活的基本理解,他将其视为一种裂变制(a segmentary system)。而这种裂变制的核心就在于,对于每一个裂变支中的群体而言,它内部成员的身份和地位相对于外人而言具有一种不分化的同质性。^①这是埃文思-普里查德讨论努尔人的政治制度的核心,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发现之一。

分化是讨论政治制度的基础。努尔人的社会与我们的社会一样,人构成了政治生活的核心。但这种政治绝不是我们今天大多数人追求的所谓民主政治,而是一种地缘政治。人们依随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的不同而天然地形成了一种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分化。努尔人和丁卡人又不同于有着自身中心化政治权力的施鲁克人,如果后者被称为民族(nation)的话,那么努尔人和丁卡人的群体就要被称为部落了。他们的人群被区分成了诸多的部落,这些部落之间并没有共同的组织或者说中心化的行政(central administration),在政治上,这些部落只能属于一种松散的联邦的形式。^②而所谓的政治,恰恰又是指在这些地域上分散开来居住的大小部落之间的你来我往、分分合合以及明争暗斗。

而能够形成这样一种政治格局的基础恰恰在于,努尔人的社会不仅有一种地方性的社区共同体的认同,而且还有一种超越地方社区的联合起来一致对外的责任意识。由此便形成了一种以社区认同为基础的裂变分支的等级。最初一级的裂变支(primary

① E. E. Evans-Pritchard, 1940, *The Nuer*, p. 4.

② 同上书,第5页。

sections)涵盖的是最大范围的部落群体,因此所占据的地域范围也是最为广阔的。接下来还会有次一级部落裂变分支(secondary sections),它相比初级的裂变支,不论在涵盖的人数上还是占据的地域范围上,都小了许多。接着还会有更小范围的,几乎是类似村落一级的裂变支,即第三级裂变支(tertiary sections),它由许多小村落组成,并成为努尔人的社会中最小的政治单元。在这个政治的单元里,核心变成村庄,它由家户群体所组成。^①

四

在努尔人的社会中,实际并没有一个由上而下进行统治的所谓政府的存在。在一种近乎是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an ordered anarchy)中,努尔人过着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他们甚至连一个有权威的酋长都不特别需要,那个在村落中最有声望的“豹皮酋长”(the leopard-skin chief)的名称可能只是一种不得已而加上去的翻译,在英文里实际找不到一个更为合适的词汇去翻译这个人物的实际名称,他往往是“一个没有政治权威的神圣人物”(a sacred person without political authority)。^② 在这一点上,西方的法律观念对他们而言也是没有什么意义可言的,在这个意义上,努尔人社会不仅缺少政府,同时也缺少法律,即缺少一个独立自主、一碗水端平的权威存在,因此,也就不能有所谓真正的法律裁决以及对这

^① E. E. Evans-Pritchard, 1940, *The Nuer*, p. 5.

^② 同上。

种裁决的具体实施。^①

虽然没有上述这些现代政治所要求的基本要素,但努尔人的社会并不缺乏政治。而且,努尔人社会的全部基础完全建立在一种以父系为核心的亲属关系之上,并依此来计算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主体是一个排他性的只包括男性亲属在内的世系群体,显然,共同的祖先成为他们共同的认同来源。氏族属于一个最大的世系群,其构成的基础为一种基本的外婚制原则。从一个祖先下来的一些男性世系分支就构成了一个氏族的裂变分支。如此而可以有从最大世系群、较大世系群、较小世系群到最小世系群的不同等级的裂变分支的存在。而最小的世系群往往是人们平时经常会提起的一个世系群。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埃文思-普里查德而言,所谓世系群,其含义就是指“一组已故和在世的男性亲属,在他们之间,可以从谱系关系上推溯亲属关系”,而一个氏族的范围会更大一些,它指的是“诸多世系群构成的族外通婚系统”。^②

另外,世系群与政治群体之间亦有分别,前者乃是基于继嗣(descent)而出现的一个人群,它是亲属制度的世系群,是分散而扩展开去的,因此无法构成一个排他性的地方性社区。并且,亲属制度的价值观念,因为谱系性的继嗣,而可以在不同范围的层级发挥作用,这与有着一定地域范围限制并由特定层级的政治价值观念发挥作用的政体之间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依照这一点,我们可以约略体会到努尔人社会中分化体系的复杂,这里既有亲属制

① E. E. Evans-Pritchard, 1940, *The Nuer*, p. 6.

② 同上。

度的、政治地域的系统,也有一个更为复杂的年龄组系统(the age-set system)。每个成年男子都会经由成人礼而进入到某一个年龄组的层级中去,这是这个社会中的一种社会分层的逻辑,即你若是在那个年龄组,一辈子就都在那个年龄组,从年轻一辈的年龄组,到年长一辈的年龄组,最后,随着衰老和死亡,整个年龄组消失。不过,年龄组并不构成政治联合的基础,他们分散在各个部落之中,有共同的年龄组的认同,却不会发挥一种联合的政治功能。但是部落内部恰恰又是按照年龄组来分级的,由此而有一种年龄组的社会分层而非阶级的出现。^①

埃文思-普里查德还进一步在努尔人的年龄组(age-sets)和年龄级(age-grades)之间做了一种区分。年龄组的成员是永久性的,在东非差不多都有这样的风俗,这是一个以名字联系在一起有着近似年龄的一群人。而年龄级则是一系列的身份,比如武士以及长老,当个人长大以后就会通过不同的年龄级。值得注意的是,埃文思-普里查德在这里专门指出了年龄组与政治和世系群的制度之间的相似性的结构,这构成了努尔人个体认同的第三组群。

五

寻找一种理想的统治制度,其无须费一兵一卒,即可安定天下并使天下太平,这当然是结构功能论一派的人类学家以及殖民统治者都梦寐以求的事情。不过,埃文思-普里查德寻找出来的理想

^① E. E. Evans-Pritchard, 1940, *The Nuer*, p. 6.